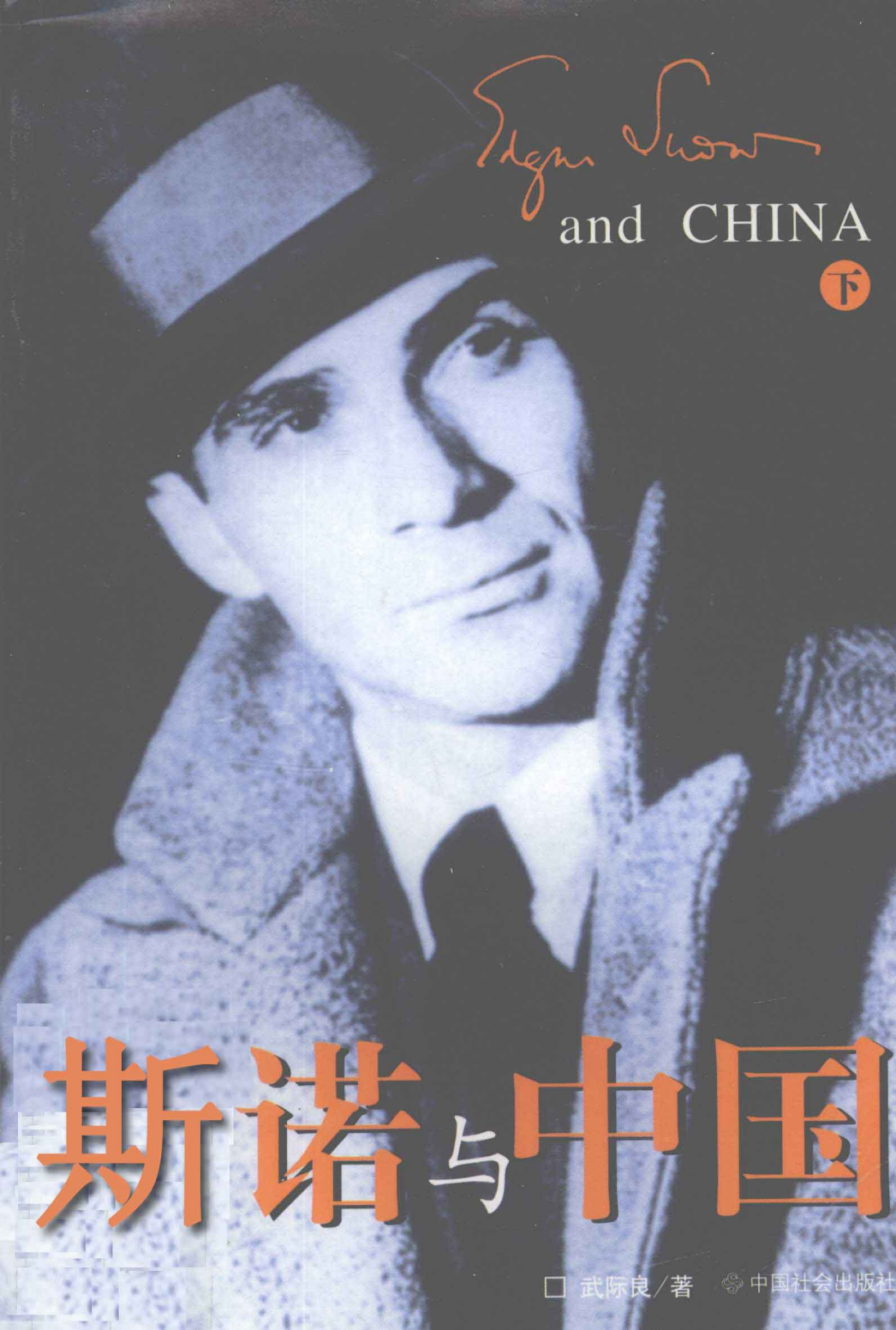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Edgar Snow,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fedora and a heavy coat,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Edgar Snow
and CHINA

下

斯诺与中国

□ 武际良 /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纪念埃德加·斯诺百年诞辰

COMMEMORATION FOR EDGAR SNOW'S HUNDREDTH BIRTHDAY

斯诺与中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诺与中国 / 武际良著. —2 版.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5087 - 1538 - 1

I. 斯... II. 武... III. 斯诺, E. P. (1905 ~ 1972) —生平事迹 IV. K837. 1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793 号

书 名: 斯诺与中国

著 者: 武际良

责任编辑: 孙晓青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51698 电传: (010) 66051713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寻找“东方魅力”	(5)
童年的梦	(5)
远涉重洋	(12)
踏上神州	(18)
第二章 一个觉醒点	(23)
萨拉齐之行	(23)
“亲华分子”	(37)
第三章 他乡遇知音	(44)
“我是人类的一员”	(44)
遇见“希腊女神”	(48)
第四章 为爱情而战	(61)
互诉衷情	(61)
“求爱心切，结婚不忙”	(68)
第五章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	(77)



“令人心碎的采访”	(77)
“中国人抵抗了!”	(81)
“中国在战火中苏醒”	(88)
希望在中国士兵身上	(93)
 第六章 良师益友	(101)
“多亏我结识了宋庆龄”	(101)
“鲁迅是‘一把钥匙’”	(109)
 第七章 故都春秋	(118)
有情人终成眷属	(118)
北平生活	(126)
 第八章 在“一二·九”运动中	(136)
火山爆发的前夜	(136)
看到中国青年的勇气	(149)
中国的“贞德”	(159)
 第九章 寻找毛泽东	(164)
“拿一个外国人的头颅去冒险值得”	(164)
道听途说	(173)
 第十章 走向“未知之地”	(180)
逗留西安	(180)
看到了红星	(190)
 第十一章 进入陕北苏区	(198)



邂逅周恩来	(198)
快活的无产者	(208)
第十二章 在保安的日子	(213)
初见毛泽东	(213)
窑洞夜话	(218)
友好的辩论	(229)
最宝贵的谈话	(240)
第十三章 西部前线之行	(247)
给毛泽东照相	(247)
听老百姓说心里话	(253)
和红军将士在一起	(262)
第十四章 矫燕报春	(278)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278)
把毛泽东和红军介绍给世界	(287)
掀起一股“苏区热”	(299)
第十五章 不再是“中立者”	(316)
护送邓颖超脱险	(316)
开创“工合”运动	(327)
红星照耀海内外	(337)
第十六章 从汉口、重庆到延安	(350)
为中国抗战前途担心	(350)
采访蒋介石令他悲观	(353)

会见毛泽东深受鼓舞	(357)
-----------------	-------

第十七章 情系神州	(368)
-----------------	-------

“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	(368)
-------------------	-------

为支持中国抗战奔走	(376)
-----------------	-------

身处逆境 心向中国	(384)
-----------------	-------

第十八章 访问新中国	(397)
------------------	-------

旧地重游	(397)
------------	-------

与周恩来重逢	(405)
--------------	-------

“我们都没有变”	(410)
----------------	-------

“年轻人准备接上一代的班”	(416)
---------------------	-------

同一个老资本家的对话	(425)
------------------	-------

最愉快的一天	(429)
--------------	-------

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436)
------------------	-------

为中美人民了解呼号	(436)
-----------------	-------

关注中国的今天与未来	(442)
------------------	-------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454)
-----------------	-------

给尼克松捎个信	(469)
---------------	-------

第二十章 “我爱中国”	(475)
-------------------	-------

“毛泽东是个伟人”	(475)
-----------------	-------

来自北京的关怀	(485)
---------------	-------

“我有一部分留在中国”	(494)
-------------------	-------

尾 声 永远的斯诺	(504)
-----------------	-------





第十三章 西部前线之行

给毛泽东照相

1936年8月3日，斯诺在奔赴保安以西红军前线的前夕，给妻子海伦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自6月份在西安临行前给妻子写过一封信后的第二封信。在信中，斯诺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写道：

几个星期以前，我平安地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工作。生活条件差，食物简单，还有臭虫。我为美国国立博物馆搜集到了跳蚤、蚂蚁、蚊子、虱子、苍蝇的标本……各方面的事情都令人兴奋，但最令人激动的是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①。

斯诺在信中谈到他对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印象时写道：

^① 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第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他们看来都异常乐观，情绪振奋。他们为了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进行着艰苦的劳动，犹如学童们去参加一场足球赛^①。

斯诺为了防止信件遗失，泄露秘密，他在信中使用了许多暗示的语言。信中说的“生物科学考察”，是指他对苏区的访问，“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袖，“为了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进行艰苦的劳动”，是指共产党和红军为建立新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斯诺希望海伦也能到苏区来。他在信中说：

我希望你在此地分享我的快乐……你若来此，能够进行多么热烈的谈话和讨论呀！空气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也有讨厌的臭虫和不卫生……

斯诺托捎信到北平的中共地下交通人员在返回苏区时把海伦带来，但斯诺在信中不便写明。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让妻子意外惊喜。遗憾的是，当海伦于9月下旬到达西安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加紧对西北苏区实行封锁，准备向红军发动新的“围剿”。西安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东北军、西北军正在明争暗斗。国民党大肆镇压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形势十分紧张。海伦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西安，但是却无法突破国民党特务的封锁奔赴苏区，她采访了张学良将军后，只好返回北平。

陪同斯诺和海德姆到西部前线访问的除了负责他们旅途生活、安全的李长林、胡金魁外，担任翻译的是黄华（即“一

^① 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第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之一、斯诺的好友王汝梅。他到苏区参加红军后改名黄华)。斯诺离开北平到苏区前，就曾向王汝梅提出请他当翻译一块儿到苏区访问。王汝梅表示同意，但需请求党组织批准，故未立即同行。斯诺急于成行，曾约请另一位北平学生给他当翻译，但在西安会面后要进入苏区时，这个学生怕冒风险，没有跟斯诺去。斯诺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在北平的海伦拍发了一个电报，请王汝梅按事先约定的密语速来西安。当时王汝梅正面临毕业考试，但到苏区参加红军是他一心向往的愿望。机不可失，黄华请俞启威向化平市委转达有关情况，毅然放弃取得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立即奔赴西安，同斯诺会合后，在刘鼎的安排下，分别先后进入苏区。黄华到保安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让黄华以北平学生代表身份向红军指战员报告白区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然后他陪同斯诺到西部前线访问。

斯诺和海德姆出发到西部前线去的那天清晨，黄华、李长林和胡金魁给他们送来了两顶缀着五角红星的八角军帽，两套崭新的红军制服，并发给每人一支自卫用的手枪，还牵来了两匹马。尽管制服不太合体，但斯诺和海德姆却非常高兴地穿起来。

斯诺穿好军装，郑重其事地向黄华、李长林、胡金魁问道：“你们看，我们像不像真正的红军战士呀？”

“像、像、太像了！”大家赞许说。

斯诺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问：“怎么样？”

大家却哈哈地笑了起来。斯诺被弄得莫名其妙。李长林对他说：“斯诺先生，你的手怎么是两个手指伸着，3个手指弯着呢？应该伸出5指并拢才对。”原来，斯诺敬的两指举手礼，是他在中学当童子军时的那种美国童子军礼。

斯诺按照李长林教给的敬礼姿势改正过来，然后又故作严



1936年，斯诺在保安。



1936年，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红军戎装照。

肃地对李长林说：“以后你也不能再叫我和海德姆博士‘先生’了，也要称呼我们‘同志’才对。”

“好的，斯诺同志。”李长林爽快地说。

斯诺和海德姆收拾停当后，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别。他们一迈进毛泽东住的院子，就看见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着和煦的晨光，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魁梧的身躯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威武。斯诺面对这生动的形象，他那新闻记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映，他敏捷地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像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可是，斯诺又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长长的黑发，慢悠悠地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已经不知放到哪里

去了。”斯诺坚持说：“你必须戴上军帽。”

毛泽东只好向李长林他们借军帽戴，但是没有一顶帽子戴



得下去。斯诺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新军帽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挺合适，显得更加英武。他迎着朝阳站在窑洞门前。斯诺对好照相机的光圈、距离，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在那艰苦岁月里的光辉形象拍了下来。这张珍贵的历史性照片，是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唯一的一张全副红军戎装像，是斯诺的得意之作。半个多世纪中，它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给亿万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照完了像，毛泽东缓步走到斯诺跟前，把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斯诺头上，紧紧地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同志，谢谢你。”斯诺像一个将要出征的红军战士般向毛泽东立正敬礼，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其中一人伸出大拇指对斯诺赞许地说：“你真行！在保安的所有人当中，你是唯一能使毛泽东戴上帽子的人。”

毛泽东戴着照相的那顶红军军帽，斯诺从中国回到美国，走遍五洲四海，几十年一直珍藏着它。斯诺逝世以后，他后来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送还中国，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斯诺不只是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拍照，还为许多红军官兵拍下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照片。

据老红军张爱萍将军回忆：1936年在保安的一天傍晚，他和几个在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的同学，在保安城墙根旁的一块空地上打网球，玩得正高兴时，斯诺先生散步走过来，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并同他们打招呼，说：“这真是奇迹！我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万里长征浴血奋战之后，在这样荒僻的山沟里，会看见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矫健活泼地进行着这种不寻常的运动。”

当他们告诉斯诺使用的网球和网球拍都是从国民党军官那



斯诺拍的张爱萍等红军干部拿着网球拍。

里缴获来的外国货时，更是赞叹不已。斯诺说：“我要为你们拍张照片！”接着，斯诺就招呼他们拿好球拍，摆好姿势，举起相机照了下来。

然后，斯诺又和他们每个人紧紧握手，并意味深长地说：“听说你们每个人的头值5万大洋，这是国民党悬赏的金额。我不明白，他们出了这样高昂的价格，可是你们呢，却都是这般神态自若，个个又是球艺高超的网球健将，真是不可思议！”斯诺将这张照片刊登在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上。

在保安采访，斯诺还得到许多红军官兵的热情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红军耿飚将军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长征途中他是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他用缴获敌人的照相机和洗印药品工具，在指挥作战的间隙里，拍摄了不少红军战斗

生活的照片，还记有一本厚厚的长征日记。尽管这些都是他在枪林弹雨中保存的心爱之物，当他得知美国记者斯诺不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苏区来访问红军，要向世界上报道中国革命和苏区的真实情况时，便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和日记都交给斯诺使用。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刊载的“红军大学士兵在欢唱”的照片，就是耿飚将军拍摄的。1960年，斯诺访问新中国，会见耿飚将军时，还一再表示感谢。



听老百姓说心里话

斯诺和海德姆告别了毛泽东，翻身跨上为他们准备的坐骑。同黄华、李长林、胡金魁一起出了保安城，马不停蹄地向甘肃边境前线进发。

晓行夜宿，每天晚上斯诺一行借住在农民家里。这使他有机会同苏区的人民群众接触、谈话，观察了解苏区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有一夜，斯诺他们住在一户贫苦的农民大娘家中，斯诺和海德姆坐在屋里的土炕上休息，等待那位农民大娘做晚饭给他们吃。

农民大娘坐在灶门前，一边烧火一边问胡金魁：“这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鬼子到咱们苏区来干什么的？”

“他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外国客人。”胡金魁瞟了斯诺和海德姆一眼说。

“唔——，那可不能怠慢。咱们可不能让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农民大娘说着就起身到屋外房沿下的鸡窝里提出一只又肥又大的老母鸡杀了煮给斯诺和海德姆吃。第二天，当他们向农民大娘告别并付给她老母鸡的钱时，



老大娘却拒绝接受，他们非常感动。

还有一天晚上，斯诺他们住在一个有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房东老农给他们腾出了一间干净的上房，在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还卖给他们一只鸡和几只鸡蛋，只收了两角钱。这里的农民平常是舍不得吃鸡和鸡蛋的。他们要用鸡蛋去换针线、布匹、煤油和火柴等日用品。

吃罢晚饭，村中和院子里男女老少陆续地走到斯诺他们住的屋子里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都怯生生地站得老远，偷偷地用眼睛瞟着斯诺和海德姆，嘴里还悄悄地嘀咕着什么。一个年轻农妇抱着一个小男孩离斯诺较近。斯诺伸手去抚摸小男孩的脸蛋，并掏出一块巧克力糖给小孩以表示友好。然而小男孩看见斯诺那黄头发和蓝眼睛、高鼻子，竟吓得哇哇地哭了起来。

后来，一个年轻的农民拿着一把烟叶送给斯诺和海德姆表示敬意，并壮着胆子问斯诺：“你们外国种什么庄稼？有没有玉米、小米和牛马？”斯诺听不懂年轻农民浓重的陕北土话，黄华立即作了翻译。“有玉米、小麦，有牛也有马。”斯诺告诉他说。

渐渐地，人们开始随便起来，七嘴八舌地向斯诺和海德姆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一个农民后生问道：“外国有没有鸡？”不等斯诺回答，房东老农就不屑一顾地对那农民后生说：“哪儿有人哪儿就有鸡！”

有人问：“美国有没有地主老财和贫雇农？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

斯诺告诉他们美国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时，农民们都瞪大了眼睛，觉得不可理解。斯诺也开始向农民提问题：“红军对你们怎么样？”

有几个农民抱怨说，“前些时候，红军骑兵的马吃得太



多，使村里各家储存的玉米和干草没剩下多少。”

“他们买草料不付钱吗？”胡金魁在一旁听了不以为然地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但我们存底不多，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有一点剩余，还要过冬用呢。”一个衣衫破烂，留着辫子的老头儿，低垂着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子和长长的竹子旱烟筒，不高兴地说。“明年开春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烟都不能买。”在老头儿当着红军干部的面说这些话的时候，年轻人却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胡金魁对老头儿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他解释说：“你们当然不能拿钱去买鸦片烟抽，但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呀！”

“能买到这玩艺吗？”房东老农拿起斯诺放在炕桌上的一只红色搪瓷碗问。这只碗是斯诺离开西安前，在商店里买的，大概是日本货。

“合作社里没有这样的碗，但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火柴、针线和盐巴，你们还要什么？”胡金魁不容否认地说。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6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又问。

“我们红军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胡金魁对有无这种规定不清楚，但他认为布是有的，便说：“红军是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抵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的。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们要的那么多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纳税，这难道不是事实？你们现在不欠地主老财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



你什么？”胡金魁说得理直气壮，又力求使农民们听了觉得亲切而合情合理。

黄华在一旁，把胡金魁同农民们说的话翻译给斯诺和海德姆听，斯诺很担心他们会争吵起来。然而，农民们听了胡金魁这一番话，却露出了笑容，频频点头称是。“当然不，老胡，当然不！”房东老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让我们挑选，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亲自给他戴上红花送到队伍上的，谁能说不是？”房东老农的口气充满了自豪。

“你们为什么要红军？”斯诺赶紧接上来问道。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们要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给了他们，我们就没有钱缴税。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掉。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4口猪。骡子每头值30元钱，猪长足了值2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欠了80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40元，他们还要我40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拿了。他们就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县城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这是刚才那个对合作社里没有鸦片烟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斯诺的问题时所说的一席话，言语里充满着对红军的深情和对白军的憎恨。

“你有多少地？”斯诺又问。

“地？”老头提高了声音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院子对面，隔着一条小溪种着玉米的小山顶说，“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这样一座山花25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